

春耕图

陈翰乙

三头牛一只羊

两头牛犁地
一只羊听水声
一只鸟儿“啾”
唤来另一只鸟
于歇息的人影影处
不时点头仰头回头
宛如交换自土中翻出的
酸甜苦辣咸的感受

一头牛吃草
反刍太阳的暖

稻田中的天地

晴日。蜜蜂请天光云影有空来坐坐
雨天。鸟儿陪天光云影唠嗑

一条黄狗随乡村闲转的风
一来
稻田似更努力，不辜负天地的平台
先长一行一行务实的
庄稼绿
蝶蝶插队，稻香挡不住

油菜地中的蜜蜂

一株油菜花与一株油菜花
是否一样

一只似落伍蜜蜂在看
它好像觉得一部分香有固定
区域，带不走
徘徊于一农人弯腰的高度
飞上飞下，不逾越

它把农人的汗排在花朵
中的重要位置
飞一遍，嗅一遍

父亲与他的旱烟锅

邹小芳

锅嘴是塑料的，烟杆上挂着一个布袋，是装烟叶的，父亲的旱烟锅小巧精致。

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纸烟，每逢赶集，父亲就步行几十里地，从凤凰镇购些旱烟叶，回来用弯刀切成细丝，晾干后装进蛇皮袋子里以备。

从地里劳作回来，父亲总是坐在屋檐下的石坎上，点一锅旱烟，啪嗒啪嗒地抽，似乎所有的疲劳在这动听的韵律中得到缓解，神情惬意而满足，任母亲三遍五遍喊吃饭，他只当没听见，那啪嗒啪嗒声更响了。我就越好奇了，凑近父亲的耳朵旁，小声问：“那旱烟到底有多香啊？”每次等不到父亲回答，我早已被呛得眼泪直流。父亲吆喝我给他端来一盆盆洗脚水，盆里的水冒着热气，父亲将他宽大的脚板放进木盆里，我看见父亲的脚裂着许多干沟，沟里嵌着泥巴，难洗得很，他就用鞋刷子刷刷啦啦地刷，直到露出皮肤的颜色，还是黄不拉几的，父亲才停下，把烟锅扣在石板上使劲地磕了几下才起身吃饭。我倒洗脚水的时候，总见盆底有厚厚一层泥巴，里面沉淀的全是农民的辛劳与苦涩。

庄稼快成熟的时候，天气晴好，父亲独自坐在田间地头，点燃一锅旱烟，在烟雾缭绕中，默默地瞅着眼前一大大片庄稼，神情是那么专注而又若有所思。不知换了几锅烟了，父亲还是同一个姿势，雕

像一般，凝重而沉默，父亲究竟在想什么，是庄稼地，庄稼人，庄稼人的希望？

父亲的旱烟袋在我的眼里不全是美好，有时十分吓人。记得小时候在放学路上和村上的一个同学打架，因抓破了对方的脸，那同学便哭着到父亲跟前告我的状，父亲正在大场边出猪粪，嘴里刚好嚼着烟锅，不问青红皂白，拔出烟锅就往我头上敲，疼得我哇哇直哭。至今想起，记忆里还是钻心地疼。有时没完成作业被老师扣留，回家也要挨烟锅子，当时的不解与委屈，在成长的岁月里早已释怀，也终于理解了父亲教导我的良苦用心。

那年暑假，我接到了师范录取通知书。祖祖辈辈出了个拿铁饭碗的，父亲高兴坏了，本不善言辞，话也多了，逢人就夸，那旱烟锅子抽得更勤了，啪嗒啪嗒震天响，呛得好一阵咳，脸上还笑咪咪的。眼看快开学了，父亲亲自为我做了个木箱子，用油漆刷了颜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箱子，父亲却瞅着它发起呆来，坐在箱子旁不停地抽烟锅子，烟雾缭绕，弥漫不散，父亲的心思氤氲在这一片迷雾中！后来才知道父亲在为我的学费发愁，硬气了一辈子的父亲低下头东家借，西家挪，终于为我凑齐了学费。开学了，父亲换上了那件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舍得穿的中山服，扛着木箱

子，倒换几辆车，才把我送到几百里外的丹凤师范学校。临行前，父亲摸出他的旱烟袋，啪嗒啪嗒吸着旱烟，再三嘱咐我照顾好自己，我在同学们诧异的目光里恨不得钻进地缝去，他说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希望父亲赶紧离开我的学校。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为这件事懊悔，特别是后来听说父亲曾瞒着家人到矿洞里背矿石，才还清了我欠下的学费，这愈加让我良心不安。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时节，我们举家迁往关中。临行前，父亲在堂屋默默地坐了一夜，抽了一晚上的旱烟锅，烟灰磕了一大堆。父亲舍不得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老了老了，还要离别故土，父亲的伤心可想而知！老屋搬空了，满屋子只剩下丝丝、一缕缕、一袅袅的烟雾，荡漾着那熟悉的、父亲的味道！老屋承载了父亲一生的希望，这一切都将随着主人的离去只剩下孤独、落寞、塌败……

现如今，父亲老了，七十多个春秋岁月，写下父亲一生的沧桑浮沉的画面，那画面宛若父亲头顶上的烟雾，时而厚，时而薄，厚得让我无法承载，薄得让我无法描述，那久违的、感动的影像总在我的眼前闪现，飘忽不定，但又紧紧地贴着我并一直叩动我的灵魂深处！那丝丝缕缕、袅袅娜娜的烟云，缭绕在父亲清贫的岁月里！



父亲老了。

曾经挺直的脊梁酷似一弯峨眉月，曾经敦实的肩膀孱弱如风，爬满脸膛的褶皱，深深浅浅、纵横交错，如同风干的树皮，写满了岁月的沧桑。稀疏的头发，像收割后的麦茬，参差不齐，灰白而失去了生机。

父亲是真的老了。

父亲坐在门墩儿上，慢腾腾地从裤兜里摸出旱烟袋，将烟锅倒扣在水泥地上，磕了磕，把烟嘴含在嘴里用力吹了吹，烟杆通气儿了，父亲就捏了一撮儿烟叶装进烟锅，用大拇指压结实了，才用打火机边燃边吸，不大工夫，那熟悉的、呛鼻的烟味儿就在父亲的头顶上升腾、弥漫，浸染着我的嗅觉，在父亲的腾云驾雾中，我的思绪悠悠地飘回了那遥远的童年。

记忆里，父亲的裤腰间总是别着一把铜制的旱烟袋，烟锅头有核桃大小，形如碗状，耐火，是装烟的地方，锅壁不薄不厚，装的烟叶不多不少。烟锅杆是铁质的，里面是烟道，一头接烟锅头，一头接烟嘴儿。烟

商洛山

(总第2298期)

刊头摄影 阮世喜



黄丝带 红丝带

丹影

我与水妹有个美丽约定，谁先找到生活中的另一半，谁就要在桃花谷认领一棵桃树，认领的标志是在所认领的桃树上系一条丝带。

与水妹相识，得益于文朋朋友的一场聚会。

两年前的仲秋时节，由县文联举办的咏竹主题诗会在竹龙镇水街举行，我作为诗歌爱好者受邀参加。那天参加完诗会大伙聚餐，因不胜酒力连碰三杯后，有点招架不住就溜到外边透气，正好邂逅了站吧台的她。见我满脸通红的样子，她递给我一杯茶水。

原来，水妹生活在离镇子不远的石板沟，从省城一高等学府毕业后刚要去外地赴约，一场多年不遇的水灾毁了她美丽的家园。于是，她放弃了去外边发展的机会，随家人一起被集中安置在镇上的移民新村。由于她的容颜和她的名字一样水灵，被聘到了“竹林轩”吧台。也就是那杯茶水的缘分，我和她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每每课余时间便去她那儿聊天，时

间一长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日子似流水。仿佛一眨眼的工夫，两年的支教工作就要结束，是回原单位上班还是留下来，我一时没了主意，也让水妹流了不少眼泪。烦闷、踌躇之余信步来到桃花谷，突然，在绿树掩映的桃林中间，一条黄丝带在夕阳西下的桃花谷里非常扎眼。望着那随风飘逸的黄丝带，我的心一阵痉挛，仿佛无数条虫子在吞噬着我的五脏六腑。

我再也无勇气前行，索性沿原路折回学校，用被子将自己蜷缩在床，虽然好累好乏却一夜无眠，第一次尝试了失眠的滋味。

好吧，你既然那么绝情，也就别怪我无义。第二天清早，我赌气在另一棵桃树上系了条红丝带，心如止水般地回到了省城。受邀参加桃花诗会，是去年的阳春三月，我辞掉原单位工作之后。

连续多日的斜风细雨，阻挡不住春天的脚步，当春姑娘那飘逸的裙裾在桃花谷掠过的时候，山谷里的桃花宛如飘逸在山腰间的红纱巾，将山谷渲染成微醺的新娘。那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随文朋朋友

再次踏进了桃花谷，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条黄丝带，我的思绪一片混沌，以至于别人都朗诵了啥，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更不知自己是怎么朗诵完那首《我在桃花下等你》的诗作。

在热烈的掌声中桃花诗会终于落下帷幕。诗友们蜂拥至“土门公社”农家乐用餐。从省城刚回到学校时，我就听闻一女大学生在家门口开了农家乐，据说她在省城培训结业后，谢绝了几家大酒店的盛情邀请。回到镇上，把几个贫困户家的富余劳力组织起来，在村口开起了农家乐。依山傍水的环境与地道的乡村味道，成了她的名片。今天，随大伙踏进宽大的餐厅包间，感觉果然非同一般。大伙正在推杯换盏谈笑风生，突然主持诗会的刘老师大声宣布：“各位，老板来给大家敬酒，都把杯子举起来！”

顺着刘老师的声音看过去，不禁让我惊讶，只见端庄秀气又不失阳光时尚的水妹正笑盈盈地款款而来。

怎么是她？

她似乎也发现了我，先是一顿，继而用那只会说话的丹凤眼在频频地向我问好。

与大伙共同碰杯后，水妹说了几句客套话就退了出去。这时，我再无心吃饭，就跟了出去，却没勇气走进她的办公室。

吧台前的姑娘读懂了我的心思，不停地示意我进去。我还在犹豫，她却嗔怪道：“你害得水妹姐把鼻梁都哭倒了，还不快去给她认错，安慰安慰。”

她，怎么啦？

还不是为了你。

明明是她——

她不忍心看你为难的样子，才那样做的。啊！原来是我错怪她了。说完便冲进了水妹的办公室。

不是走了吗，咋又回来了？

我说过，会在桃花树下等你的。

真的吗？

真的！

融融春意中两个有情人终于拥抱着在一起。

从此，在桃花谷的同一棵桃树上，飘飞着一黄一红两条丝带，远远望去，仿佛一个镶着金边的大红蓝字在熠熠生辉。



家乡有台『麻雀戏』

小松

我的家乡安属于穷乡僻壤，虽然经济文化生活不如大城市繁荣热闹，但逢年过节也有乡土节目可瞧。孩提时代，我最喜爱的是玩花灯、读古书和古戏，它们统称为“麻雀戏”，意为演艺水平不高，但剧种齐全；演员阵容不大，但难能可贵。只要打听到哪个大队、哪个小队有“麻雀戏”演出，我必邀请几位小伙伴前去观赏，哪怕是山高路远，甚至于饿肚皮也在所不惜。那种痴迷程度，一点也不逊于现时的“追星族”。

印象最深的是镇安两山河公社永丰大队演出的古装大戏《穆桂英挂帅》。老艺人刘胜涛，鼻直口方，身材魁伟，由他饰演的大宋皇帝，蹒跚行步，唱腔醇厚，一出场就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演员白俊个头虽然不高，但五官清秀，双目深沉似水，由他饰演的秦老太君仁慈和蔼，不怒自威；俊俏小姑娘陈秀梅饰演的穆桂英，头戴金冠，身披铠甲，雁翎刀挥舞，帅字旗抖动，更见威风八面，令观众喝彩叫绝。由于那时没有正规的剧场、剧院，亦没有电灯、布景，故唱古戏多在宽阔的露天剧场，且须得白天、晴日、节日。看戏的人特别多，坐着的、站着的、攀上树的、垫石头的，真可谓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小小戏台，演绎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反映出乡民对文化戏剧的钟情和热爱，也寄托着父老乡亲对繁荣农村文化生活的期盼。

家乡虽然有“麻雀戏”，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麻雀戏”已不多见了，一些古老的传统艺术渐渐被遗忘抛弃了。

几年前元旦节去岳家，傍晚突然听到一种久违的锣鼓声由远而近，接着就见一队舞狮玩灯的队伍被红挂绿、吹吹打打地来到门前。岳父说，这是村上为春节准备的玩灯彩排。先是一人高擎彩灯，在夜空中来回舞动，恰似天女散花，五彩缤纷、亮丽抢眼。继而，在喧天的锣鼓声中，滚出一个硕大的红狮子，张牙舞爪，摇头摆尾。紧接着，划旱船节目粉墨登场，走在前面的划船表演者是玩灯的主角，只见他头戴草帽，身穿蓑衣，手持竹竿作划船状，还怪模怪样地唱起了家乡小调儿，随行演员伴着他的节奏前后旋转，翩翩起舞；坐在纸船中间的表演者是男扮女装的小姐，穿着花裙，涂上粉脸，滑稽可笑。整个彩排锣鼓铿锵，热闹非凡。

我当时刚买了一部小型摄影机，全程拍摄了这个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节目，并立即在电视机上回放。不料，被带队的表演者知悉，他以为我是来专门录制节目的。于是，又敲锣打鼓，重新表演一番，好让我拍摄。划旱船的演员还自编自导唱出他们的心愿——茅坪呀小镇哎，来了一部摄像机，要把我们的节目哟，带到全县去……好时代、好契机，繁荣戏曲，活跃乡村文化，全靠我们自己。承传统，续旧艺，创新发展，只争朝夕。

那个夜晚，我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入睡。那笨拙而滑稽的动作，那生旦净末丑的扮相，那交相呼应的锣鼓和喇叭声，还有那深厚而甜美的说唱，始终在脑海中翻滚。这些引我深思，促我醒悟：家乡的戏，不也是一座丰厚的文化宝藏吗？要充分地开发它、利用它。这不仅是一笔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也是一项带有长期效益的财源啊！